

世界名著大系

娜娜

Na Na

[法]左拉 著

SHI JIE MING ZHU DA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大系

第十一卷

娜 娜

[法]左 拉 著
齐 玉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名著大系/张朝晖主编。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204-04505-X

I.世... II.张... III.文学创作—文学研究—世界 IV.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695 号

世界名著大系

张朝晖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00 字数:4800 千

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套

ISBN 7-204-04505-X/I·810

定价(38 册):998.00 元

夜里九点钟了，游艺剧院的演出厅里仍然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楼厅和正厅前座里在等候开演，在枝形吊灯的昏黄光线下，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他们坐在紫红丝绒套的座椅里，在一片昏暗之中，幕布被笼罩着，犹如一大块红色的斑点。舞台上静寂无声，成排脚灯熄灭了，七零八落地摆着乐师们的乐谱架。只有四楼楼座里，发出阵阵喧嚣声，还混合着呼唤声和笑声，在金色框架的大圆窗下，坐着一些戴无沿帽或鸭舌帽的观众，在天花板上的圆形拱顶四周，画着一些女人和裸体儿童，在天空中飞翔，煤气灯照耀下的天空，显现出一派绿色。不时出现一位女引座员，手里拿着票楼，忙着将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领到座位上。男的穿着礼服，女的身材颀长，挺着胸脯，他们把目光缓缓向四周扫视。

正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他们站着，环顾四周。

“埃克托尔我对你是怎么说的？”年龄大的青年说道，这是个高个子，嘴上蓄着小黑胡子的青年“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应该让我抽完雪茄再来。”

一个女引座员打他们旁边经过。

“哟！原来是福什利先生，”她亲切地说道，“再过半个钟头，戏才会开演呢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贴出的广告上为什么说是九点钟呢？”埃克托尔瘦削的脸上露出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低声埋怨道，“今天早上，在剧中担任角色的克拉利瑟还向我保证说，八点钟就开演呢。”

他们沉默了片刻，抬头察看昏暗中的包厢。不过，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，里面显得更黯淡。向下看，在一片漆黑之中隐没着楼下包厢。楼厅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乎乎的妇女，疲惫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。舞台的左右两侧，高高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没有一人。包厢外壁上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饰。金色和白色的大厅，衬托着嫩绿色，在水晶大吊灯的微弱灯光照耀下，空中仿佛弥漫着微尘。

“你给吕西买了边包厢票吗？”埃克托尔问道。

“买了，”另一个青年回答道，“但是，这票可很难买啊！哦！别担心，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。”

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，沉默了一阵，说道：

“你真走运，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……今年的一件大事要算是《金发爱

神》的上演了，这场戏人们已经谈论半年了。啊！亲爱的，多么动听的音乐！这出戏真吸引人！博尔德纳夫确实精明，这出戏被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。”

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：

“娜娜这个新明星，她应该演爱神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问吧！问得好！还会有人问我！”福什利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，嚷道，“从今天早上起，人们就缠住我，问娜娜的情况。我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，问娜娜这样，问娜娜那样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娘儿们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。她必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说完，他平静下来。可是，空荡荡的大厅里，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昏暗暗，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，窃窃私语声，门开关的声音，这一切都使他烦躁不安。

“啊！不对，”他突然说道，“在这里呆下去，人会变老的。我马上出去……我们下楼去，也许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仔细跟我们讲的。”

在设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的检票处，观众已经开始入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，只见马路上非常热闹，在这晴朗的西月的夜晚，灯火通明。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嘎的一声停下来，打开的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场，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前厅尽头，从左右两边的楼梯上楼，妇女们扭动着腰肢慢腾腾地上楼。前厅里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装饰，看上去颇像圣殿里纸板制成的列柱廊。灰白的墙壁上光秃秃地，贴着黄色巨幅海报，在煤气灯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一些男人经过那里，停下来，在那里看海报，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，堵在门口。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，有一个宽面颊，胡子刮得光溜溜的粗壮男子，正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他们在恳求他卖票给他们。

“这就是博尔德纳夫。”福什利一边说，一边走下楼梯。

经理已经瞧见了他。

“喂！你真够讲交情啊！”经理很远就对他大声嚷道，“原来你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……今天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连一个字也没有。”

“再等会儿吧！”福什利回答，“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，你的那位娜娜得让我先认识一下才行……何况，我什么都没有答应过你。”

然后，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住他，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。这是个到巴黎来求学的青年。经理看了青年一眼。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观察着经理。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，这个耍女人的人，对女人像对狱卒一样。这是个头脑里总是想着做广告，说起话来嗓门很大，又吐唾沫，又拍大腿，是一个厚颜无耻、专横跋扈的人。埃克托尔认为对这样的人得说句客套话，恭维恭维他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用轻柔的声音说着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直接的人，他用一句粗俗的话毫不掩饰地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就是了。”

这时，福什利赞同地笑了，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没说完，被堵在喉咙里，他觉得经理的话很刺耳，却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急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，这是位专栏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评论家。当经理回来时，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他担心自己显得过分拘谨，被别人看成乡巴佬。

“人家告诉我，”他很想找些话来说，又说道，“娜娜有个好嗓子。”

经理耸耸肩膀，高声说道，“她呀，她有一副破锣嗓子。”

年轻人立即补充道：

“而且听说她是个优秀的演员呢。”

“她呀！……简直是一堆肥肉，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儿。”

拉法卢瓦兹脸上微微红了一下，弄得不知所以，结巴道：

“无论如何我也不要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。您的剧院我早有耳闻了……”

“就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他的话又一次被博尔德纳夫打断了，态度冷漠而又固执，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

这时候，福什利一声不吭，他在注视着那些正在人场的妇女。当他发觉他的表弟呆在那儿，被弄得啼笑皆非，就过来替他解围。

“你就按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，他叫你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叫，这样他才高兴呢……而你呢，老兄，别让我们在这儿久待了。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，那么你的戏就肯定失败，只会失败。而且，我正担心这事呢。”

“失败！失败！”经理的脸涨得通红，大声叫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必须要会演会唱吗？啊！我的小老弟，你也太迂拙了……娜娜有别的长处，这是真的！这个长处抵得上任何长处。我已经发觉了，这是个在她身上很突出的长处，如果我觉察不出来，我就是白痴……你等着瞧吧，你等着看吧，只要她一出场，全场观众就会垂涎三尺。”

他兴奋极了，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手都发抖了。然后，他感到很欣慰，低声自语道：

“是的，她前途无量。啊！真见鬼！是的，她前途光明……她是个婊子。啊！她是个婊子！”

接着，在福什利的诘问下，他便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。他的粗俗不堪的言辞，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听后，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他认识娜娜后，就

想把她推上舞台。就在这时候,他正好缺少一个人演爱神。他是不会太久地把精力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,因此希望他很快地被观众欣赏。不过,这个新来的高个子姑娘,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他以前的明星叫罗丝·米尼翁,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,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,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,心里非常恼火,便用甩手不干来威胁他。为了海报上排名的问题,天哪!闹得不可开交,最后,他决定两个人的名字都用同样大的字体印在上面。别人别想来惹麻烦,只要他的小娘儿们——他是这样叫她们的——有一个人,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利瑟,行动稍有差错,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过去。不这样,他就没法维持生计。她们被他用来换钱,这些婊子,他懂她们的身价!

“看!”他说完换了话题,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,他俩总是形影不离。你们知道斯泰内开始讨厌罗丝了,因此,她的丈夫总是寸步不离斯泰内,生怕他溜走。”

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夺目的光芒,人行道被照得雪亮。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楚,强烈的灯光把一根柱子照得发亮,人们很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,清楚得和大白天一样;远处街上的暮色越来越浓,星星灯火闪闪发光,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。许多人还滞留在外面没有马上进场,一边聊天,一边抽雪茄。他们的脸被排灯的光线照得灰白,他们缩短了的身影在柏油马路上十分清晰。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宽肩的汉子,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形脑袋,他从人群中挤出来,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;斯泰内身材矮小,大腹便便,圆圆的面孔,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色的络腮胡子。

“怎么?”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,“你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见到过她。”

“啊!原来就是她,”斯泰内嚷道,“我想到是她。不过,她进来的时候,我正往外走,我几乎没有看清她。”

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,一边使劲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石戒指,他明白了,他们谈论的是娜娜。随后他的新来的明星的模样被描述了一番,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欲火。米尼翁终于插话道:

“不要谈了,亲爱的朋友,一个娼妇!她会被观众赶走的……斯泰内,我的小老弟,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化妆室里等你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拖走,但斯泰内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面前,排成一条长龙的观众,挤在检票处,发出一阵阵喧闹声,在喧闹声中,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,这两个字就像唱歌一样响亮有力。男人们伫立在海报前,娜娜的名字被高高拼读着;另一些经过那里的人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。

而妇女们呢，个个心情焦急，脸上挂着微笑，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读着娜娜的名字。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。这个娜娜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于是，流言在人群中不胫而走，有些人还窃窃私语，开种种玩笑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，又好听，所有的人都爱叫它。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，人们就高兴，脾气也好起来。人们被一种好奇的狂热驱使着要知道娜娜，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，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简直像热病发作似的。每个人都想看看娜娜。一位太太被挤掉了袍子的边饰，一位先生的帽子被挤掉了。

“啊！你们问得太多了！”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，他被二十来个人围住提问题，“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……我走啦，人家有事在等我呢。”

他见观众的兴趣被激起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一眨眼不见了。米尼翁耸耸肩膀，提醒斯泰内，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等他，让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。

“瞧！吕西，她在那儿，她正在下车。”拉法卢瓦兹冲福什利说道。

那个人果然是吕西·斯图华，她个儿不高，长相丑陋，大概四十来岁，脖子很长，面孔瘦削，两片厚嘴唇，但她性格活泼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反给她增添了福大魅力。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被她带来了。卡罗利娜是个花容月貌、表情冷漠的女子，她的母亲态度庄重，行动缓慢。

“你跟我们坐一起吧，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。”吕西对福什利说。

“啊！不！这里什么也看不清！”福什利回答道，“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，我喜欢到正厅前座去坐。”

吕西生气了，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面吗？接着，她很快平静下来，换了一个话题：
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？”

“娜娜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有人向我保证，说你同她睡过觉。”

站在他们前而的米尼翁，将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，暗示他们别吵了。吕西问他为什么，他指着一个走过去的年轻人，低声说道：“他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大伙望着那个年轻人。他很和蔼可亲，福什利认出他来了，他叫达盖内，在女人身上挥霍掉三十万法郎，此时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，赚点钱，不时给她们买些花束，或请她们吃吃晚饭。吕而发觉他的眼睛很漂亮。

“啊！布朗瑟来了！”她嚷道，“就是她对我说过，你同娜娜睡过觉。”

布朗瑟·德·弗里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女郎，漂亮的脸蛋儿胖乎乎的，陪她来的是个衣着考究的瘦弱男子，表现了一副高雅的神态。

“他就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利对德·拉法卢瓦兹低声说道。

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手。这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议论起来。别人的去路被她们镶边饰的裙子挡住了，一个穿着蓝裙子，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；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里，娜娜的名字被她们叫得那么响，以至别人都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领着布朗瑟走了。人们等得越久，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切，此时，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。为什么还不开始？男人们掏出表来看，还没等车子停稳迟到的观众就蹦下来，观众成群结队地离开人行道，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的一片空荡荡路而，伸长脖子朝剧院里张望。一个吹着口哨的顽童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叫道：“喂！娜娜！”说完就扭着腰，趿拉着旧拖鞋走了。大家看见他那副样子，都笑起来。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：“娜娜！喂！娜娜！”观众拥挤不堪，检票处有人吵起来，嗡嗡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娜娜的名字被人叫着，要求见娜娜，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，也是一时性欲冲动的表现。

在这片喧嚣声中，开演的铃声响了。喧嚣声马路上也听得见：“铃响了，铃响了。”接着人群中你推我搡，每个人都想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人。来尼翁现出焦急的神态，最后拉着斯泰内走了，他没有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。铃刚响，拉法卢瓦兹就拉着福什利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生怕误了序曲。吕西·斯图华被观众迫不及待的样子惹怒了。这些粗野的人，竟然对妇女们也推推撞撞！她和卡罗丽娜·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。前厅里的观众都进场了，大门外边马路上，仍然传来接连不断的隆隆声。

“好像他们每出戏都精彩似的！”吕西一边走上接梯，一边嘀咕道。

在演出厅里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在他们的座位前面站着，双眼又环顾四周。

此刻，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。高高的煤气火头，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火焰，多枝水晶大吊灯被照得雪亮，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地反射到正厅里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跟漆一样闪闪发光，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，天花板上的色彩过分强烈，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夺目的光芒也显得柔和了。舞台前的一排脚灯被升高了，立即发出一大片光亮，幕布被映得通红，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，跟舞台上的旧陋框架形成鲜明对照，有一道道裂缝的金色框架，露出了里面的泥灰。剧场内开始热起来了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，笛子的轻快颤音，法国号的低沉呼鸣，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，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荡漾。每个观众都

在讲话，彼此推推搡搡，竭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，坐下来。过道里非常拥挤，以至每个过道口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，观众相互打招呼，衣服相互摩擦，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。一排排座位上逐渐坐满了人。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被人看得特别清楚，她的面颊俏丽，低着头，头上留着发髻，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。一个包厢里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角肩膀，白皙得像白绸缎。其余妇女安静地坐着，无精打彩地摇着扇子，瞅着拥挤的人群。一些年轻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着，钮扣洞里别着栀子花，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。

此时，两个表兄弟寻找熟悉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坐在楼下一个包厢内，手腕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，并肩地坐着。楼下的一个侧面包厢被布郎瑟·德·西弗里一个人单独占了。拉法卢瓦兹特别注意达盖内，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，两人隔了两排座位，他坐在一个正厅前座内。达盖内的旁边，坐着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只有十七岁，模样如同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小天使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被福什利笑眯眯地打量着。

“坐在楼厅里的那位太太是谁？”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，“就是坐在穿蓝衣服姑娘身边的那位太太。”

他指着一个胖女人，她的胸衣裹得紧紧的，过去头发是金色的，后来变成了白色，此时又染成黄色。圆圆的脸上涂了胭脂，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，脸像肿了一样。

“那是加加。”福什利简短地回答。

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，于是他又说道：

“你不认识她吗？……她在路易·菲力普在位初年，还是走红人物呢。现在，她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她的女儿。”

拉法卢瓦兹着也不看姑娘，却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；他认为她虽是半老徐娘，但风韵犹存，只是没敢说出口来。

此时，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，乐师们便奏起序曲。还有不断进场地观众，骚乱和嘈杂声依然有增无减。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然是那些老观众，有的甚至关系还相当密切，他们见了面，非常高兴。一些老观众由于互相熟悉，态度很随便，有人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。这时，剧场成了巴黎的缩影，成为了汇集巴黎文学界、金融界和寻欢作乐的人的场所，那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，一些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也有一些轻佻的女人，她们比正经女人还多。他们奇异地聚集到一起，其中什么人都有，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恶习，脸上都现出同样疲惫、同样兴奋的神态。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，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，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都告诉他，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，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，神情冷漠，他还特地指给他一个胖子，那人

脸上露出一副和善的神情，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，用父爱的目光深情地望着这个天真纯朴的姑娘。

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坐在对面包厢里的人打招呼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他感到有点诧异。

“怎么！”他问道，“你不认识缪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吗？”

“哦！我早就认识他了，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我家的田地同缪法家的田地相距不远。我常到他们家去……伯爵与妻子和岳父德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。”

见表兄感到很惊奇，他心中暗暗高兴，他说得更加详细了：侯爵是国务参事，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。福什利拿起望远镜，看着伯爵夫人，她满头棕发，皮肤白皙，肌肉丰腴，长着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。

“你在幕间休息时给我介绍一下”福什利最后说道，“我已经见过伯爵，不过我希望每星期二到他们家去。”

从最高几层楼座里发出几声嘘声，叫人安静下来。序曲开始了，观众还在不停地进场，晚来者使得整排的观众站起来给他们让路，包厢的门发出吱吱的响声，有人粗大的嗓门在走廊里争吵。谈话声还没有停下来，犹如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叫着。场内一片混乱，人头攒动，胳膊在挥舞，一些人为了舒服一点就坐下去，另一些人则执意站着，想向四下再看上最后一眼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震耳欲聋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发出来。每个人都感到身上在颤抖：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娜娜了，巴黎已经为她忙了一整个星期了。

虽然谈话声已渐渐停下来，但是偶尔还听到一些深沉无情的谈话声。在窃窃的低语声沉寂下来，叹息声正在消失时，乐队以欢快的小音符倏地奏起了一段华尔兹乐曲，曲子的节奏粗俗，里面还夹杂着猥亵的笑声。大家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都笑出声来。坐在后座前几排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，使劲地鼓起掌来。幕布拉开了。

“看！”一直不停说话的拉法卢瓦兹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他瞅瞅包厢的右侧，卡罗利娜和吕西坐在包厢的前边。后面人们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端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影，他长着一头美丽的金色头发，衣冠整齐，无处可挑剔。

“看呀！”拉法卢瓦兹又说道，“吕西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”

福什利决定把望远镜转向侧边包厢。可是，马上又掉过头来。

“哦！那是拉博德特。”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嘀咕道，好像对观众来说这位先生在场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且是不重要的。

有人在他们后面嚷道：“别说话喽！”他们不得不静下来。此时，观众都静静地坐着。从正厅前座到楼座，一层层脑袋伸得笔直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。

《金发爱神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，用硬纸板做成山，山后乌云密布，右边是朱庇特的宝座，第一个出场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，他们在—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，—边唱着大合唱，—边为天上众神布置会场。发出阵阵喝彩声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。观众感到迷惑不解，为什么金发爱神还不出场。但是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·贝尼鼓了—阵掌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妇，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，她身穿浅蓝色衣服，—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系在她腰上。

“你知道，她为了系那条彩虹带，把衬衫全脱了，”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说道，好让别人都听到，“今天我们在早上已经试过了……如果不脱掉衬衫，在胳膊下面和背上就娜不出来。”

场内有点骚动起来。扮演月神的罗丝·米尼翁出场了。月神既黑又瘦，丑得像巴黎的可爱顽童，即使她的身材和面孔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，但却显得很迷人，似乎是在嘲讽剧中的这个角色。她上场时唱的调子和歌词差得简直要让人哭起来，唱词中，她埋怨战神玛尔斯，因为玛尔斯正要抛弃她去追求爱神。她唱时的神态拘谨而酒腆，拘谨中是那样充满轻佻的暗示，以至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。她的丈夫和斯泰内并肩地坐在一起，并且十分得意地笑着。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将军—登场，全场观众都大笑起来，他演的玛尔斯是田舍花园里的战神，头上插着—撮羽毛，腰间挂着一把军刀，军刀高得齐肩。月神对他大摆架子。他受尽了月神的气，月神发誓要监视他，并对他进行报复。他们的三重唱以—支滑稽逗乐的蒂罗尔山歌调结束，普律利埃尔唱得很好，也很逗趣，他发出如同被激怒了的公猫的声音。他是一个走鸿运的演青年角色的演员，显出—副自鸣得意神态，转动着眼睛，装成—个好汉，惹得包厢里的妇女们发出尖锐的笑声。

然后，观众又冷静下来；下面几场戏令人厌倦。老演员博斯克出场了，他扮演笨蛋朱庇特，头上戴着一顶硕大无朋的帽子，脑袋象要被帽子压碎似的，为了厨娘报帐的事他与天后朱诺发生了口角，这时观众的愁眉舒展了—会儿。天神接二连三地出现，几乎把整个戏搞糟了。天神中有海神、地狱神、智慧女神，等等。人们显得不耐烦了，越来越高的低语声令人不安，观众个个扫兴，向大厅内四处张望。吕西与拉博德特微笑着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待在布朗瑟的宽大的肩膀后面，将头伸出高高的；福什利娘瞧着缪法夫妇，缪法伯爵表情严肃，好像还没看明白戏里的内容。伯爵夫人似笑非笑，耷拉着眼皮，她在沉思。在—片寂静之中，倏然间，捧场者鼓起掌来，掌声很有节奏，劈劈啪啪，就象—排士兵在放枪。娜娜终于使人们将目光特向台上。这个娜娜让人等得好苦呀。

此刻，出场的是一群凡人的代表，由司酒童和彩虹女神领着，他们是一些

受人尊重的资产者，都是戴绿帽子的丈夫，来向主神控诉爱神的，他们断言他们的妻子的欲火是被爱神煽燃的。他们的大合唱悲怆而逼真，中间还混合着充满忏悔的沉默，观众听了情趣横生。剧场里只听见一句话：“他们是乌龟大合唱，他们是乌龟大合唱。”对这句话观众感兴趣，大声叫道：“再来一次！”每个合唱者的面孔都很古怪，观众觉得他们的脸都配得上乌龟这个称号，尤其是一个胖子，脸圆乎乎的，极象一轮满月。此刻，火神怒气冲冲地来找他的妻子，她离家出走已经三天了。合唱又开始了，这一次是他们向当乌龟的火神恳求。火神这个角色是丰唐扮演的，他是一个丑角，擅长演粗俗下流的角色，并富有独创性。他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，走路时使劲扭动着腰部，他一幅乡村铁匠模样，头上戴着火红的假发，胳膊裸露着，上面刺着纹身：若干被箭刺穿的红心。一个女人嗓门提得高高的，嚷道：“啊！真是丑极了！”女人们都笑着，一块鼓掌。

下面的一幕似乎长得没完没了。主神朱庇特不断地召集众神会议，把那些戴绿帽子的丈夫的诉状提交会议讨论。还是不见娜娜的踪影！难道她在闭幕时才出场吗？等了这样长时间，观众终于不耐烦了。剧院里又响起了噍噍喳喳声。

“这下糟了，”米尼翁高兴地对斯泰内说道，“你等着瞧吧，观众会让她看到厉害的！”

此时，舞台后部的云散开了，爱神出现了。娜娜，对于她这个芳龄十八的女子来说，个子未免显得太高了，体格显得很壮。她身穿女神的白内衣，肩坎上自然地披散着长长的金发，她泰然自若地走向台口，向观众嫣然一笑，接着，她开始唱起主题歌：

“黄昏时分，爱神在徘徊……”

她唱到第二句歌词时，观众都面面相觑。难道是在开玩笑吗？难道是博尔德纳夫的标新立异吗？观众从未听到过唱得如此走调的歌声，简直没有一点音法。她的经理说得好，她一唱就走调。她甚至连在舞台上如何站立都不会，她把两只手往前摆动，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，观众认为很不得体，有失雅观。“哟，哟”的叫声从后座和廉价座里发出来，还有人吹起口哨，此刻，前座里响起了一个少年发育期变嗓的声音，正经地嚷道：“真是棒极了！”

全场观众都将目光转向他，原来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一看见娜娜，金发下的面孔就兴奋起来。他见自己正被大伙盯着，顿时变得而红耳赤，不禁为自己无意识地高声嚷叫而羞愧。达盖内坐在他的旁边，笑着打量他，观众都笑起来，好象心情平静下来了，再也不想吹口哨了；娜娜的线条把那些戴白手套的年轻先生们弄得神魂

颠倒，开始鼓掌。

“对！真棒！好极了！”

此时，娜娜看见全场人都在笑，自己也笑起来。气氛变得更加愉快了。这个漂亮的姑娘，仍然有吸引人的地方，她一笑，下巴上就出现一个逗人的小酒窝，她等待着，毫无拘束，随随便便，很快就与观众融洽起来；她眨眨眼睛，好像在说，演戏的本领连一个子儿都不值，然而，这倒没关系，她还具备别的长处。她向乐队指挥做了一个手势，仿佛在说：“奏吧，我的老先生！”她于是开始唱第二段：

午夜，爱神经过……

她的声音一直那么酸溜溜的，不过，现在观众的胃口已被她掌握了，能使观众兴奋得不时发出轻轻的颤抖。娜娜一直满面笑容，这让她的樱桃小口发出光彩，浅蓝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。当她唱到某些比较欢快的歌词时，感到美滋滋的，鼻子也往上翘起，两边的玫瑰红鼻翼一起一伏，此刻，两颊上泛起红晕。她继续摇晃着身体，她只会做这个动作。恰恰相反，观众不认为这种动作难看，男人们拿起望远镜对准她看。她刚唱完这段歌词，就连一点声也发不出了，她知道自已不能坚持到底。而她并不慌张，将屁股一扭，屁股在薄薄的内衣下露出圆圆的轮廓，她又把腰一挺，胸部向前挺起，随后把两臂向前伸去。这时，掌声四起。她又马上转过身子，把颈背朝向观众，向舞台后部走去，颈背上长着棕红色的头发，就象动物的绒毛；这时响起更热烈的掌声。

这一幕结束时，气氛变得比较冷落。随后众神举行了会议，决定由众神到人间去进行一次调查，再次对当乌龟的丈夫们作出令其满意的回答。此刻，月神偷听到爱神和战神在谈情说爱，就发誓要在下凡期间密切监视他们。这一幕里还有一场戏，由一个十二岁小女孩扮演爱神，她对任何问题，都用呜啦呜啦的哭丧声音回答：“是的，妈妈……不是，妈妈……”朱庇特发火了，他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，将小爱神关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，让她把动词“爱”变位二十次。观众对结尾还是很感兴趣的，那是一场大合唱，演唱者和乐团都演得非常出色。帷幕落下来了，雇来捧场的人发出一阵掌声，想让演员谢幕一次，但是观众都站起来了，纷纷向外走。观众挤在一排排坐椅中间，互相推推搡搡，一边交换看法。他们都同声地说：

“真糟糕。”

一个批评家说：“这出戏得大大删节。”但是，人们谈论的重点是娜娜而不是剧本本身。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是第一批走出去的，他们在正厅前座的走廊里碰见了斯泰内和来尼翁。这条走廊既矮又窄，很像煤矿里的坑道，只有几盏煤气灯照明，里面让人感到窒息。他们在右边楼梯脚下停留一会儿，那

儿是栏杆的拐弯处，这样，经过的人挤不著他们。楼上廉价座位的观众正向楼下走，皮鞋声响个不停，穿黑礼服的人流在向前移动；一个女引座员生怕被人推倒，拼命抓住一把椅子，因为她把观众存放的衣服都堆在椅子上面。

“我可认识她！”斯泰内瞥见福什利时大声说道，“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……我相信是在俱乐部里，她当时喝得酩酊大醉，有人挽扶着她。”

“我也记不大清了，”新闻记者说，“我和你一样，肯定见到过她。”

他压低声音，笑着又说道：

“也许是在拉特里贡家里。”

“当然罗！那是个肮脏的地方，”米尼翁有点生气地说道，“让一个妓女上台演戏，观众还热烈鼓掌，真叫人恶心。不要太久，演戏的就没有正经女人了……对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不让罗丝上台演戏。”

福什利忍不住微笑起来。这时，楼梯被沉重的皮鞋弄出的声响还没有停止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矮个子男人拉着长长的声调说道：

“噢！拉，拉，她长得又矮又胖！可有吃的啦。”

在走廊里，有两个年轻人，衣着很讲究，卷曲的头发是烫过的，脖子上套着两角往下翻的假领，在那儿争论。一个人连声说道：“糟糕透了！糟糕透了！”但并没有说出理由。另一个人只用一个词来回答：“精彩！精彩！”他也露出一副不屑讲出理由的样子。

拉法卢瓦兹认为娜娜演得很好；于是又壮着胆量提了一个建议：如果娜娜再把嗓子练一练，那就更好了。斯泰内本来已不再听他们讲话，听了他的话，吃了一惊，就象从睡梦中惊醒。一切还得等着瞧。说不定在以下几幕里砸锅呢。这出戏让观众表理出了兴趣，但肯定没达到被它扣住心弦的程度。米尼翁断言戏演不到头，在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离开他们去楼上休息室时，他挽起斯泰内的胳膊，将身子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贴著耳朵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去看我妻子在第二幕里穿的服装吧……真是下流的服装！”

楼上休息室里，三盏水晶分枝吊灯发出耀眼光芒。表兄弟俩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。透过打开的玻璃门，可以从走廊的一头望到另一头，只看见，分成进出两股人流，不停地流动着。他俩终于进去了。里边有五六群人在指手画脚地高声侃侃而谈，在人流中不肯挪动一步；别的人排成队走着，打蜡的地很被他们的脚后跟重重地踩着。左右两边的仿碧玉大理石的圆往中间，一些女人坐在红丝绒垫子的长凳上，用疲惫的神态看着过往的人流，似乎热得精疲力竭；在他们身后，有几面高大的镜子，她们的发髻也可以从镜子里看到。在屋子的尽头，一个大肚的男人在一张台子前喝一杯果子露。

福什利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走到阳台上去。拉法卢瓦兹在仔细观看照片框内的女演员们的照片，往中间相间地挂著照片框和镜子，最后，他也跟

着福什利走到阳台上。剧院正门上边的一排煤气灯刚刚熄灭了。阳台上黑糊糊的，气温宜人，他们以为上面没人。在右边的门洞外边，一个青年独自一个人呆在黑暗中，胳膊肘撑在石栏杆上，抽着烟，烟头不时地闪出火光。福什利认出他是达盖内，于是，他们握起手来。

“亲爱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新闻记者问道，“你躲在这小小的角落里，每回看首场演出，你都不离开前排的座位。”

“我在抽烟，你看见了么。”达盖内回答。福什利想令他难堪，于是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对这位新明星有什么看法？……在走道里，人们对她的看法都不太好。”

“哦！”达盖内嘀咕道，“他们都是她不会要的男人！”

他对娜娜的天才的全部评价就是这些。拉法卢瓦兹弯下身子向大街上望去。对面的一家旅馆和一家俱乐部的窗户里灯火辉煌；而在人行道上，黑压压的一群饮客围坐在马德里咖啡馆的桌子周围。夜已深了，行人依旧拥挤不堪；人们只能迈着碎步走路，从儒非鲁瓦胡同里不停地拥出人流，街上车辆排成长龙，行人需要等五分钟才能穿过马路。

“真是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！”拉法卢瓦兹连连说道，巴黎还在使他吃惊哩。

电铃已响了好长一阵子，休息室里已空无一人。走道里走着匆匆的观众。幕布已拉开，还有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进来，已经坐下来的观众很恼火。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脸上露出神采，又聚精会神地看戏了。拉法卢瓦兹首先看看加加；当他看见一个高个金发男子坐在加加身边时，他惊讶了一阵子，他那时还坐在吕西的边包厢里哩。

“那位先生叫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福什利还没看那位先生。

“噢！看见了，他叫拉博德特。”福什利终于用毫不在意的神态说道。

第二幕的布景令人意外。那是一个名叫“黑球”的小酒店的舞场，舞场是用栅栏围成的。时间正值封斋前的星期二，即狂欢节的最后一天；人们戴假面具边唱轮舞曲边跳轮舞，唱到叠句时，就躲脚作伴奏。穿插这样粗俗的场面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，他们看得那样投入，居然要求再来一次。虹神吹嘘自己熟悉尘世，愿为众神领路，结果众神都迷了路，于是，众神就在这里开始调查。为了隐姓埋名，众神都化了装。朱庇特化装成法兰克王达戈贝尔特人场，他倒穿着短裤，头上戴一顶马口铁的大王冠。太阳神摇身一变，变为朱莫驿站的马车夫。智慧女神装成诺曼底的奶娘。观众用一阵哄堂大笑迎接了战神，因为战神穿着一件瑞士海军上将的怪诞服装。可是，等到海神一出场，人们笑得更欢了。只见身着工作服的海神，头上戴着一顶鼓鼓胀胀的高大鸭

舌帽，卷曲的鬓发贴在太阳穴上，脚上穿着拖鞋，他用沉浊的声音说道：“什么！一个人既然是美男子，就该有人爱！”此刻，场内发出了一阵“噢！”“噢！”声。妇女们把扇子轻柔地摇着。吕西坐在包厢里，她笑得那样响亮，卡罗利娜·埃凯便用手中的扇子轻轻扑了她一下，让她安静下来。

从这时起，这出戏得救了，获得巨大成功已经有望。这种众神参加的狂欢节，把奥林匹斯山拖进泥泞里，戏谑整个宗教，戏谑诗情画意对观众来说，似乎是一种不可言状的享受。这种褻渎神祇的狂热已经蔓延到一些看首场演出的文人墨客身上。传奇遭践踏，古代的人物形象遭摧残。朱庇特有一副和善的面孔，而战神变得疯疯癫癫。众神的王朝变成了笑剧，军队则成了戏谑的对象。朱庇特一下子爱上了一个身材苗条的洗衣女，开始与她跳起狂乱的康康舞来。洗衣女是西蒙娜扮的，她把脚踢到主神的鼻子上，怪声怪气地叫他：“我的胖老头！”这引起一阵哄堂大笑，剧院都差点被笑声震动了。在跳舞的时候，太阳神请智慧女神喝了几盆色拉酒；海神则端庄地坐在七八个女人中间，神色严肃。她们在请他吃糕点。观众抓住那些带暗示的台词，并加上一些猥亵的话语，一些无伤大雅的台词，只要池座里发出叫喊声，就改变了原来的意义。很久以来，观众没有在剧院里沉醉在比这更低级的荒唐举动中，这令他们感到闲适。

这出戏就在这疯狂胡闹中继续下去。火神装扮成漂亮小伙子，穿一身黄色衣服，手套也是黄色，一只眼夹着单片眼镜，一直在追求爱神。爱神终子打扮成女鱼贩子上场，头上披着一块头巾，胸部隆起，上面挂满了大块金饰。白白胖胖的娜娜演这种大屁股、大嘴巴的人物是那样自然，她很快就征服了狂热的观众，并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叹。看到娜娜，人们就把罗丝·米尼翁忘了。罗丝扮演一个有趣的娃娃，头上戴着一顶柳条编的软垫帽，身着一件平纹细布短裙，她刚刚用迷人的音调诉说了对月神的怨恨。另一个胖手头的姑娘娜娜拍着大腿，跟母鸡一样咯咯叫着，向她的周围洋溢着一种生命的气息，散发出一种女人的无限的征服力，观众为之倾倒了。从第二幕开始，她随便怎样演都可以，她可以在台上举止粗野，可以连一个音符都唱不准，可以忘记台词；她只需扭扭身子，笑一笑，就能博得一阵喝彩声。每当她把尽人皆知的扭屁股动作一做，池座里的观众的情绪就沸腾起来，这股热情从楼座上一层层升上去，一直升到楼顶为止。所以，当她在小酒店的舞场里领舞时，就会取得辉煌的成功。她在舞台上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一手叉腰，是都样自如，仿佛把爱神搬到了道旁的阴沟里。音乐也仿佛是为了她那郊区口音而伴奏的，那是一种芦笛的吹奏声，使人联想到圣克卢集市上的卖艺人的音乐，还搭配上单簧管的喷嚏声以及短笛的欢快的颤音。

有两段乐曲又重奏了一遍。开幕时演奏的华尔兹舞曲，节奏放荡，这时